史林測義

史林測義卷十九

臣　鄱陽計大受論

隋

文帝

隋煬之身弑國滅由其奢侈無度夷戮非辜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然衰怠之源亂亡之兆史稱起自高祖成於煬帝信乎可得而言也文居處服翫。名存節儉。而楊素之營仁壽宮。役死萬數。制度壯麗。則聽獨孤后爲其忠孝。不復顧結怨於天下。此煬因亦盛治宮苑。窮極侈靡矣。文五子。秦王俊以過免而致死。太子勇以讒廢而被囚。蜀

王秀以誣陷而幾斬。不已同螯手於天親乎。功臣如虞慶則王世積史萬歲。又皆以猜忌見殺。此煬因亦誅鋤骨肉。屠勠忠良矣。文好大不止。平陳未十年。復伐高麗。此煬因亦擊林邑流求吐谷渾。且三駕遼左而兵不戢矣。文勞民設險。再有事於長城。此煬因亦發丁男百餘萬。增築於榆林柴河。而開渠鑿山。百役繁興矣。不寧惟是文無功德盜有天下思假符瑞以厭衆心志須靈感郊謝瑞應躬稔欺人欺天之術而煬之潛謀奪宗矯情飾節釣虛名以欺君父亦豈非師其故智哉夫創業之主雖端本善則詒謀久大猶懼其子孫多朱均而少成康況乃動作辟違導之以

底亂亡之漸則負恃其成資波盪於下流不爲隋煬也者
幾希又廢太子勇無大失德使文不易之以及煬或當強
之後未易以傾覆再傳而遂授首於人墟其宗社假之以
報盡滅宇文氏之惡不可測也觀於南北禪代之際皆弒
其廢君殺其宗室甚至聚族而殲勦絕之禍展轉相尋而
莫不與亡轉眄祚運短促至唐而始傳世二十祀年三百
蓋保全鄭公錄隋子孫獨存忠厚也天道不誣信哉

達奚長儒

開皇二年突厥衆十餘萬寇掠而南達奚長儒率衆二千
擊之勢之不敵遠甚然用兵有方名將恆以少取勝若稱

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奪而解去則未必有其事宋蕭承之以斧椎斷稍貫氏魏尒朱榮令軍士用棒破賊論者猶疑近誣況此則五兵俱盡彼尙鋒刃如林如多殺傷必其五兵未盡之先及是徒張空拳虜則復何畏沮不乘而殲之反自解去乎蓋記載者壯長儒之不顧衆寡慷慨赴戰意在誇張其辭乃不復計事理史之不可盡信多此類也

楊尙希

憂勤者聖王之盛節安樂者人君之大戒其享國有永有不永無逸之書所爲作者也文帝之宵旰不倦乃酉神細

瑣固未達圖治之要其時之進諫者柳彧告以唐虞之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可謂善矣卽曰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大旨亦不出此而何援漢鄭氏文以憂勤損壽武以安樂延年之說如楊尚希乎帝當日歡爲愛我而未辨其非雖尚希爲人非同佞倖而千古宵小有所藉口以行蠱媚之術則斯言之流害哉固宜長洲陳氏斥之爲邪說以正救之也

許善心

許善心爲陳聘於隋隋人留之陳滅以告使誠傷國之亡而懷其舊君豈盡衰服號泣藉草東向之儀節已哉如明

江南左懋第。使於我　大清。聞故都陷。七日不食。名見。麻衣孝巾草屨。惟請一死。卒死之。得矣。善心則詣拜散騎常侍不知義不受命誓死賓館而改服拜受入朝之非邀亦奚取於悲不能興也唐滅涼。涼使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高祖責其聞國亡而不戚。非能竭節者。遂廢不齒。善心乃較論耳。及宇文化及弒煬帝而入朝堂百官畢賀善心獨不往若化及以禮遇而不之殺臣又有以疑其後矣

漢王諒

隋煬弒父之賊而天下皆其父之臣凡起兵者君子不以叛逆律之況義兼臣子之漢王諒乎然而煬固弒父之賊

諒亦叛父之臣諒為幷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罷王秀得罪常不自安聽信王頍蕭摩訶陰蓄異圖會熒惑守東井幸天變以生亂開傅弈常理之對而不悅如值文帝有詔徵還其不為秀之猶豫而決然拒命可知矣以故文帝崩煬以文璽書徵之不赴而遽發兵反也雖有被書不如文帝前與密約之說然其處心積慮伺釁稱兵非一朝一夕之故則叛兄者其事而叛父者其志也志則春秋所必誅綱目不書反書起兵何蓋以煬負天下之大逆罪浮於諒寧於諒從末減而不與煬以治叛之名此中之權衡審矣

高熲　蘇威

史稱高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治致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爲眞宰相丁氏奉則以隋朝輔相信惟蘇威既又以爲溺情勢利依阿取容而嘅隋之輔相終無一人抑何似未嘗讀熲傳者按威無熲之宰相識度不僅如丁氏所論。而唐太宗亦盛稱隋之興亡繫熲存沒。威誠不足以當輔相。至謂隋無其人。蓋亦論之疏矣。若熲之進揚素而不辨其奸是其一短屢遭讒黜于文帝之朝不能引去卒以諫煬不聽退有後言見殺或訾非智然以視

威之年及八十有八獲全要領以歿者則何有餘榮也使威於有人誣奏其與突厥陰謀不軌之日而不蒙釋其罪何至寵爵於宇文化及之手舞蹈於王世充李密之庭而文帝之過信其逃婿權寔不預禪代稱以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之語大謬不然哉見讓泰王貽玷史册不幸有期頤之壽威之謂也

裴矩

煬帝之殫財以餌西域窮兵於征高麗皆裴矩首倡而成其謀帝謂宇文述牛宏曰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然則矩蓋逢君之惡而因以亡

隋亦惟力是視矣此史臣所當深惡而痛絶之者顧美以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似徇帝當日至誠奉國之稱而不辨爲昏主是非乖謬之見豈趙梁費仲之徒朝夕輔其君以爲無道可進與思日贊襄之帝臣較其勞勩乎魏徵常與矩周旋唐亦復加寵任故曲筆示褒如此而致闕右騷然亦不爲深罪之辭

堯君素

慷慨捐生易從容就義難堯君素從屈突通禦唐於河東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勢益促或勸通降則泣拒之每自摩其頸曰當爲國家受一刀及引兵東出唐將追及於稠

衆遣游子壽往諭通罵爲賊命左右射之似能守死不易者何至衆皆釋仗而降通亦不求刀加其頸下馬就執甘心事仇且爲之往招諭君素也君素則通要之致富貴而不動。罷玉皇甫無逸爲之陳利害而不動。唐賜金券待之以不死而不動。其妻至城下勸之無自苦取禍敗而不動。且引弓射之而倒矣。雖知事必不濟。斷以大義。不得不死。堅守至歲餘。爲左右所殺。君素之就義。不旣能爲其難乎。夫通之堅守初無以異力屈之日逡巡不死而變其操而君素獨確乎其不可奪者則心如鐵石久而彌篤非夫通之邑襲貞松終難自固此誠不誠之別也隋書序列諸忠

剖誠節名傳旻有以云但傳中所載劉宏游元馮慈明元
文都劉子翊皆遞位齊周雖能盡節於隋已無不事二姓
之義廁於君素張季珣諸人間亦有愧也若君素嘗謂將
士曰必若隋祚告終天命有屬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及聞
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君素亦復何恨綱目不書爲其下
所殺而以唐殺爲文殺君素唐志也乃因以著君素之節
且不欲以凡書爲其下所殺者累君素也尹氏發明謂見
唐人非讎强殺之則非其旨矣

劉炫

史臣謂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惜哉

其如命何　臣曰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其初多自矜伐好輕侮嘗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以致窮乏然當羣盜蜂起教授不行饑困郡城之日簞食豆羹得則生失則死守正而斃不爲苟活雖未敢曰積仁潔行髣髴夷齊斯亦擇地而蹈而遇災禍儻所謂天命者是耶非耶乃因其門人多隨盜賊遂甘爲賊所將不知食之從來恥甚嗟蹴及賊敗復投郡城長吏意其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閉門不納以致凍餓而死則其死也固辱身賤行於法宜爾何命之可言以時不我與而惜之不亦惑乎

王通

王通爲有隋一代大儒程正公稱其書之粹處非荀楊所及朱文公謂其說治體高似董子可實見諸事業過於韓愈隋書儒林逕其傳隋唐通錄云其有穢行爲史臣所削此豈足據耶觀載之儒林者如辛彥之崇信佛道建十五層浮圖二所於洛州何妥附會譽四妃舜二妃以逢周宣之立五后此並儒中蟊賊劉炫從盜以苟延食息其行鄙穢五經掃地皆不擯棄何也若通之學庶幾得其正者初有心用世以言不行於隋文弊廬饘粥教授河汾隱徵不起信乎隱德君子以斯人而反謂有穢行而削之豈足據耶意其門人薛收姚義所撰中說弟子問答姓名多託之

唐初輔相而通又與長孫無忌不足魏徵等撰隋史或無忌不欲序列而諸人亦惡其書誇張故遺之與以是嘆史之有失公道蓋非尠矣穢行之說必由通之弟績自託無心子以見趣有以穢行聞越王黜之之語而誤明郤經邦之宏簡錄乃補其傳以冠有唐儒學之首按通卒於大業末年蓋隋人非唐人故唐書附見績傳稱爲隋末大儒以人於唐義殊未允通之言行大略已具通鑑綱目則其人非遂湮沒不彰不補傳可也

皇泰帝　帝侗

皇泰帝侗雖元德太子庶孽不如侗爲煬帝嫡孫然以煬

過弒立於東都時侑亦禪唐而失其業纂襲之正非侑可同李淵挾侑爲名而立侑如侑明傳受之義必守死不從乃忍聽其所爲而遥尊煬以太上皇則能逃於篡哉三綱未絕於天地之間煬卽身負大逆亦不與侑之得叛其祖此春秋所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也隋書及北史皆唐臣所撰因尊煬立侑自唐故帝紀書侑以煬大業十四年爲侑義寧二年以著禪代之交而擯侗仍從越王之爵也通鑑且於大業十三年卽書義寧元年雖云疾煬之惡不顧獎侑之亂綱目循史舊文而以侗皇泰年號繼義寧於分注則皆夷之列國亦未有予奪其閒臣謂煬遇弒於十四年

歲戊寅三月侗於是年五月立宜仍以大業紀年而正其
即位改元己卯則大書皇泰二年蓋侗屬最近宜立與於
漢之更始而元文都等奉侗繼絕事又與淵殊不可以不
成之爲帝也恭乃逆臣王世充所僞謚删之而即年號爲
帝稱可耳若侑義寧則浮於行下獨同僭篡以示貶庶有
當於筆削云

史林測義卷二十

臣鄱陽計大受論

唐

高祖

當隋之季李密嘗言於楊元感而勸之趨長安據函崤以制諸夏之策李密嘗言於楊元感而元感不從柴孝和復言於李密而李密亦不從豈非天奪其魄以待高祖之擅有勝勢夫救民水火約法除害此商周及漢以基王業之大本高祖之非李密輩所可爭衡者固不徒存於形勝然非入關中莫由蕩毒盤而流愷悌使苦隋之黔首仰唐公如沛公范陽張氏謂關中既定遂尊

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禁以陰結民心則天下之柄在唐掌握抑二者如弈然一要著一閒著也尊立代王亦徐鴻客勸竇趨江都挾帝令天下之計顧在羣盜則誠有異而在高祖亦復何奇蓋是時民心去隋義問俗仁聲俱暢號令自足風行於海內何待樹隋子孫以爲民望而作此掩耳盜鈴之事乎卒之不能爲湯武之革命而下同魏晉篡奪之迹者亦始謀之失也若除隋苛禁得人心以得天命其關繫有唐三百年之天下至大綱目但見於分注而未同漢高光晉武大書除某苛法者豈別有說與何至如汪氏考異之謂其遺漏也

竇建德夏王

臣按竇建德亦多賢行矣而卒至於亡者義失所守也其於宇文化及之弒逆自謂隋爲吾君吾爲隋民不可不討生擒化及召隋官共臨而斬之甚得名義之正若王世充亦負弒君篡國之罪建德且既受隋帝侗夏王之封顧不能聲以致討而僅與之絕及唐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即親帥師以赴。覩誅宇文氏之舉。不大悖乎。蓋聽劉斌鄭亡則夏不能獨立之說。是彼以義起。而此以利亂也。如斷以義拒充之請而養精畜銳愼固封守唐未必遂有虞號兼舉之勢即天命有屬終不能不折而入于唐較之與篡弒

之賊同獻俘於太廟爲何如哉罔顧生平之義聲而遠來以助逆人殺之長安市中不足惜也

蕭銑　梁主

蕭銑之降唐也謂待窮而下必害百姓帥官屬詣軍門謝以當死者銑百姓非罪請無殺掠庶幾不忍以所養人者害人。史臣乃比於盜仁義。詭世亂俗。聖人所必誅。蓋衙吏深文之論也。至稱高祖讓之對以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猶田横南面非有負於漢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按帝必斬銑此非其實銑爲故梁裔其厭人望在割據諸雄之上即告其下以將降而守陴者皆哭未數日救兵至且十餘

萬間銑降乃送欵人心固未離也銑而不誅必有後變雖不抗辭其蒙宥乎范氏胡氏皆甚高祖之淫刑不仁但執殺降之常談未達杜亂之英斷其時如李密李子通劉季眞輩未遠同薛仁杲竇建德之不貸其死而皆復謀叛況冠帶起梁尙訛言爲銑兆若胙以江南百里之地使奉梁祀如胡氏之說雖或挾之以作亂而終能守節獨完也抑亦非銑之所可自問矣

王珪　魏徵

程正公有言天下寧無王魏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葢建成者國之儲貳而臣民

所繫屬況受命爲宮僚非師保之任猶得託於管氏之傅公子糾而以爲君臣之分未定不死建成之難且事其仇哉此爲天下者重在綱常雖蹇諤之美不足貸耳綱目書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論者以爲予太宗之舉不棄讎而王魏之善於其職非也臣按徵傳其名爲諫議在太宗既即位之日而乃繫之六月殺太子建成立爲皇太子決軍國事下分注記其常勸太子早除秦王亦以見骨肉之釁徵不能無其責何至太子甫就夷戮而即歸心太宗拜官不遑若此此春秋誅意之法不然則與下遣魏徵宣慰山東皆爲錯簡矣

太宗

天下至大也治天下至難也而萬化萬事繫惟人主之一心是故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夫正心之效先見於正身正其身則表端而影直矣太宗造唐三綱不正其不正者心爲之也使非納諫一節將不勝妄念之發亦何以成貞觀之治然卽善政纍纍先儒且訾其鮮關雎麟趾之意是知不出之正心以修身則亦張皇補苴而已耳化行家國其道何由一日弓工辯論弓材以爲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使太宗聞其言憬然於心有不正好

惡偏而舉措失當兢兢業業求正其心以自克其邪曲之念以端天下萬事之本雖慚德之行悔不可追而晚蓋之美非禮不動由是家人就其閑左右恭其職百官得其序萬事得其理治化之隆可庶幾於三代之盛奈何第因識弓未精患天下之務已不能盡而不知自反而為治心之學雖數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不亦末乎胡氏管見謂弓工之意借弓為喻以規之固未必然獨惜太宗以語蕭瑀而瑀亦不能援此以盡納誨之義也後世人君觀於太宗之朝雖得王魏隨事糾繩之益而不引以閑邪私邪之路故合於義理者常少不合者常多卒至釀身後之

亂則思以堯治政之樞而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宜何如戒懼也哉

李百藥

封建井田學校皆古聖帝明王經世之大法學校萬世不易雖廢而旋復者也自秦開阡陌井田廢而不能復自秦置郡縣封建廢而不必復太宗詔議封建魏徵李百藥則主封建不便百藥之議史稱理振詳切而自唐以迄宋儒論封建者尙是非紛出臣竊觀其變敝之故而爲之說曰緊古言封建莫詳於大雅之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畏蓄德者本也封建以輔德也有德而安勸小大庶邦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藩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侯職可無弗舉如其德不足以懷而威不足以制驕僭併吞侵敗王畧自炎帝榆罔之世歷乎三代天下之亂罔不在於諸侯亦據有土地民人專有兵刑稅斂勢積久而為力易也由是觀之封建可恃而不可恃一以主德隆替為之利病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之德故皆可因而修之其德又足以及其後世而道可久安患不遽作若以秦而亦修其制微論親戚所叛適以資其樹兵而稱亂雖勤夾輔之勛無救積衰之禍而議以孤立速亡末哉且郡縣非起秦而無

甚盛德以孚化家邦漢之英彭吳楚晉之河間成都梁之

河東武陵事亦可鑒至若矯爲分王之謀立監之策旣失

屛翰維城之義卒使新莽得以拱手移炎祚蕭明得以殺

師殺諸王良法之弊又何不免左支而右詘降及有明大

封親子弟亦先成靖難之師後致慶寧之亂逮帝德愆而

流寇熾則扞禦無聞夷難以盡總之治亂安危之原所謂

在彼不在此也論者懲叔季之弊則以爲必可廢其失也

疎慕古始之美則以爲必不可廢其失也固夫德爲封建

之大本勉於其本而何二帝三王之法之不可用於今言

封建而不言德則亦徒法耳沾沾而欲行之亦難矣粤若

有夏塗山之會萬國商之初則三千周之初則千有八百至於春秋存者百二十四極之兼爲十二併爲六七而畢一於秦遂以郡縣此窮變通久損益盈虛天地自然之運聖人復起亦與天地同其運則已矣亦惟德足以持天地之運則已矣

葬

送死之禮古聖王重之六經名教言加詳焉自世之衰越而厚葬漢楊王孫乃矯以羸葬令其子而爲不以爲頁之說設於不欲速朽之義孝子之不忍土侵膚者亦因以爲其後有朱雲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

屑於彿不蹈末俗之靡財不失聖人之遺制班史稱王孫之志賢於秦皇遠而次以雲傳錄其遺言是非自較如也傅弈病未嘗問醫有雲之達而何死當羸葬則同王孫乎方遺誡其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而頃郎令以離經畔道傷教敗禮之事蓋其本意不過生平與佛法爲拒不欲其子之涉於彼而姑納之於此非實有見於古聖王準乎天理之正人情之安制爲禮法垂爲名教所以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不可偶與之立異也夫不爲之棺槨衣衾則喪紀一切皆廢是有敢於非聖之心而不以孝敎弈嘗詆浮圖與蕭瑀互相誚讓此曰非孝者無親彼曰非聖人者

無法今並舉以責弈弈何辭於地下

褚遂良

太宗之殺劉洎唐書稱上還自伐遼不豫洎泣語遂良遂良誣奏洎言國家不足慮但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孫氏甫辨之曰伐遼之行洎有誅大臣之語及太宗不豫則洎初無是語遂良不應以此譖之胡氏管見亦以遂良王魏之亞豈肯譖人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

臣謂遂良而誠不譖人則已譖者譸張爲幻之二說無乃近迂按遂良與洎不相中太宗將東行屬洎輔太子監國爲社稷安危所在而洎對以願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

部行誅時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闓洎言蓋以意在己而生畏惡因欲以事中之乃髣髴其向語之謬妄以投太宗之所怪而使之不暇深察也豈顧初無是語而其人亦無可言者乎若胡氏謂遂良非背譖人者顧以史稱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及遂良不協故亦坐房遺愛事得罪而咎遂良旣不救正無忌之因遺愛濫殺吳王恪而復以不協斥道宗宜其不能保終而來讒口則又與不信譖洎之意左矣夫遂良有忠諍之名而無自克之學故任往求泄其私憤而隨事進規義亦未盡如立晉王爲太子時雌雉集太極殿前雄雉集東宮顯德殿前此祇不明而

有羽翼之孽太宗以問遂良乃不效祖己之格王正事而曲附秦時瑞鷄之應以說帝意也至諫高宗之廢王后立武氏有似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及貶愛州上表自陳定策受遺乞憐以全餘命則死義之心不勝懼禍之念比而觀之而知遂良之不得爲君子矣

李淳風

武氏之王天下有數存其間故見於秘讖李淳風亦稽象推算知其人已在宮中不越三十年當據尊位夷唐子孫殆盡太宗乃欲求疑似者而盡殺之究之武氏不可得而殺而被戮如李君羨者將不知幾何淳風力沮其事則保

全無巫之惠大矣丁氏奉謂欲求殺武氏此除亂保邦之策使遇王魏必能贊成之試思當日之求殺者。其疑似耳。果眞知爲武氏而殺之乎。除亂保邦惟在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否則卽得武氏而殺之天或更生其人又必有如淳風之說者豈卽爲善策而王魏必贊成之乎至謂淳風欲自神其術養虎遺患武氏之立其禍根在此術士之一舌而深嘆術士爲可誅夫術士創爲妖言。煽亂天下。罪莫大焉。若淳風者。誠知天之所命。人不可去。而不垂太宗濫殺之慈。以延其祚於一綫。覩言李氏當爲天子勸隋煬盡殺李姓者爲何如哉。且殺李渾而夷其族果能斷其禍根不

致養虎遺患否也以此罪淳風而是太宗之求殺甚矣丁
氏之愼也

高宗廢后王

武氏弑王后綱目不書劉友益謂武氏至於滅唐則弑后
不足言故略之然魏終滅漢而弑后何以不略后雖廢爲
庶人於武氏猶故君也豈嘗有簒其國弑其故君略而不
書者尹起莘謂高宗昏於袵席動不由己雖故后爲所殺
亦不得知不書以著其愚闇之失義乖輕重未允按唐書
后與蕭淑妃皆囚宮中帝哀念后間行至囚所許有處置
武氏聞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詔旨至淑妃罵曰武

氏狐媚翫覆至此蓋既許以生復詒以死俎逼促於武氏帝不得知之説亦謬然則其不書何不以誅武氏也武氏弑故后何以不誅罪王后也何罪乎王后非王后欲因以撓淑妃之寵則武氏無從入宮又數譖於帝故大被顧幸武得肆其攘竊神器屠戮親賢之禍雖由李世勣許敬宗李義府之徒而王后其罪魁矣被弑固自貽伊慼亦僅以償其辜故君子不書以誅武氏也曷不從唐書書殺以罪王后嫌何嫌爾嫌以弑正所弑也不書弑而誅之義存書殺而誅之義亡也雖然例因事見書則書王庶人暴卒云

張公藝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所以能之故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夫家國一理魯以相忍爲國此公室四分陪臣執命陵夷不振衰世之風治家而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求有孚威如之吉一以含忍爲事則失家人嚴君之義必無以成家道之正雖同居之久亦無足取況有不能也然則公藝姑託之此耳帝方受制武后昏懦不可與言自上官儀死舉朝結舌郝處俊敢諍卒遭仇皆使草莽之臣不知忌諱對以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如胡氏管見之說即萬一有警亦不能收濫權保毋開之武后銜其故爲激發以來因事滅門之禍哉此公藝不敢以

正對而託以凡百惟忍暗投帝意蒙稱善斯可矣胡氏皆以智術之短乃深於智術者與至今士人家往往大書忍字揭諸楣間又揑聯爲百忍堂中有太和之句千餘年無識殊可怪笑

劉仁軌

劉仁軌之爲將也善謀能斷其始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蓋自度智略足以就之然惟心存富貴平日所言苟利國家知無不爲皆緣以投富貴之機而非純於爲臣之節不然何李敬元與所建請持異挾爲私憾知敬元非將帥才故薦守西邊陷以喪師辱國而不恤也若與

藏至德同爲僕射獨甘言接人以收物譽論者譏其有乖忠欵則猶小焉者耳

中宗

武曌廢中宗僞立睿宗而纂唐室唐書通鑑皆列武氏於本紀舉其號以紀年綱目則用沈既濟本春秋之法每歲之首書帝所在用范祖禹唐鑑義例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注武氏之號前史得失於是有所折衷顧魯昭見逐虛位尚存春秋猶得編次其年以泥事而中宗非比瓊山邱氏謂嗣聖僅有再閏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信矣然其世史必於綱圖

曰書唐字亦其賛筆按旣大書中宗皇帝嗣聖元年黜武氏之號於分注篡賊干統之例已明後雖不繫年於嗣聖而仍分注武氏之號每歲書曰帝在某亦可見唐之正統雖絕而猶未絕也又謂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使人不疑於廬宗夫猶書曰帝旣不予武氏之廢若書曰帝顯又疑於名號例之不成君而於廬無疑則有尹起莘下書歸政豫王旦之說在

韋思謙

以謇諤之士居能言之地際得言之會尤國家之大得失賴以正救而安宗社韋思謙爲監察御史高宗賢之疑獄

劇事多與參裁語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誠宜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無負自稱不能錄錄保妻子之言而何溺於所愛權移中宮不聞上封事議抑損及進御史大夫當嗣聖元年裴炎妄執拒諫之辭激成易位之禍亦不見其引義力爭弗暇恤身乎雖嘗劾褚遂良市地不如韋申張仁禕受誣不得對姑以盜猾韋之小名不足稱也

駱賓王

武后廢中宗專帝制爲千古共憤之事駱賓王代徐敬業討武一檄爲千古共快之文然其先嘗數上疏言事非不欲蒙寵祿就功名於女主之朝及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

乃與敬業等以反正廬陵爲名而作亂則其辭雖足以褫妖狐之魄蓋亦出於流落憤恚之私而非仗義執言之公也向使宰相薦之武后召用之有不蹈舞謝賦歡喜詩如杜審言哉快其文有疑於其人君子惜之

李昭德

諸武薰炙酷吏縱横而朝多依阿取容之際卓哉李昭德能諫於太后。奪武承嗣之文昌左相。且笞殺王慶之。以寢其覬覦皇太子之謀。因進姪爲天子不爲姑立廟之說。中宗之得入爲太子。而唐不終爲周。功出狄仁傑先。惡來俊臣侯思止之舞文法。數誅陷大臣。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

榜殺思止。力沮羅織之獄。視朱敬則亦烈矣。夫以位宰相建言而制罷機衡遣按而榜斃凶慝但不如裴炎之諫不行于立武氏廟而宋憬之恨未腦裂張昌宗也非擅威柄也史稱頗怙權爲衆所指目蓋弗詳邱愔之疏其矯虔鄧汪之論其專恣固黨於羣小中武后以所猜阻而甘心耳豈誠如所言哉至來俊臣誣以謀反與俊臣同日棄市時人無不寃昭德而快俊臣唐書帝紀書殺李昭德來俊臣失誅殺之義郃經邦之宏簡錄以李昭德來俊臣有罪伏誅書亦何蒙謬之甚乎

太子重俊

綱目書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臣於此竊有惑焉按重俊以後宮子爲韋后所惡三思所忌安樂公主所詈辱乃不忍恚忿率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兵殺三思崇訓於其第雖三思崇訓濁亂宮闈將危社稷重俊人子安得以私憤擅誅且不釋兵奔謝而趨玄武門斬關入索韋后安樂及昭容上官綱目分注但云索上官失實夫傷驪之讒也非姬氏則不安申生寧弗辭而就死羞南之淫也朝少君而三顧蒯聵乃負罪於出奔以律重俊宜在叛父弑母之條而乃例之舉兵以義者何哉節曰正三思崇訓之辜已失明天理扶人倫之旨然於分注外附胡氏之論多祚

不拒重俊之請而舉禁兵以子脅父蓋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則又於其綱自相牴牾矣睿宗命諡重俊爲節愍時太府少卿韋湊已辨其非懼使後之亂臣賊子資以爲辭而開悖逆之原豈繼春秋有作垂戒萬世之書弗嚴諸此據漢太子據書反此則偶沿唐書而誤而劉氏書法尹氏發明皆曲爲之說也唐書帝紀書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汪氏綱目考異故有未得其罪人但當書討誤作誅之說而重俊及三思傳則稱殺三思崇訓幷其黨十餘人無論書法不合大義即記載亦殊失檢

臣　鄱陽許大受論

元宗

元宗之爲臨淄王也韋氏進毒弑中宗起兵誅之先儲以未啟相王及不早請即位謂本意蓋欲自取千載竟無與白其心者臣按史載其不啟之意實慮不成則以身死。不以累王。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也。況有事成則歸福於王一語。其不利自取之心。已較然明白。至不徇衆約即立相王者。以倉皇之際。內外未悉定。而且疑少帝在故也。觀其比曉出謝不先白之罪。遂迎相王入輔少帝。亦可見矣。其

爲平王也相王轄少帝而封之者也綱目不書封何時相王未卽位而又不欲成少帝之爲君也亦如以少帝制傳位偪王而但書相王且卽位云爾抑不欲以誅韋氏者使韋氏所立之君乃得而封之也如以著其自取之心。何不徑以自爲爲文。而下書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卽位。又何獨予其正。而非太宗肅宗之所得與乎。若夫宋王成器之讓太子於臨淄。固不失爲唐之泰伯。而臨淄之因心則友。亦可無愧於王季。其專以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不及以政者。亦猶任夫逃荊蠻而采藥之意耳。上虞徐氏顧謂長枕大被非素友愛特宋王避位有以啟之而斥其於父

兒之間實多慚德固皆由欲自取之說以誣之也劉幽求於誅韋庶人預參大計臨淄之爲太子亦以其一言而決議功議能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乃以太子少保罷其左丞相而聽姚崇之奏其鬱鬱散職有怨言輒加貶削史贊恨其待之太薄爲允後之論者多以爲銜幽求之嘗力請相王正位故略不加恤如此不思太子當傳位之時流涕固辭者屢矣其先何汲汲於欲得之而終不能釋憾於幽求哉夫臨淄志殉社稷不忝親以難貽親以危必使神器重安而君父拱手居尊當日之謀慮深遠實根忠孝之誠自讀史者不即疑似加以詳審且於綱目曲爲附會以從本

欲自取之說乃反無解千古不忠不孝之譏茲故悉而論之以表其心於青天白日云

褚無量

古帝王崇儒重道。憲老乞言。豈必如武臣之覘其矍鑠否乎。如漢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而授尚書。申公年八十餘。安車蒲輪。而議明堂。今元宗讀書有疑。無從質問。選儒士入內侍讀。而年七十之褚無量與焉。爲設腰輿。使內侍舁入。親送迎之。惟素欽其耆年宿望。而學足以待問耳。觀無量之言太廟四室壞。言父在母喪猒降禮。決疑解惑。於此可徵元宗而能虛心延訪。銳益不淺。尹起莘於綱目書

堅侍讀官謂以羸老充選雖曰幸之蓋亦惜之此吳兢號稱良史而李林甫嫌其年老衰僂甚而不任以史職之見殊謬

姚崇

史贊有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夫崇雖責難於君豈不揣知元宗之英銳必不甘謂有不可行但因從獵逢歡之餘咨以天下事而有卿宜遂相之語慨或中沮乃設爲此而曰度有不可臣敢辭史謂以堅帝意堅帝聽言之意並以堅帝命相之意也豈誠以爲辭就之節而見可

而進爲君子之所深尋乎且開元初亦未見施行者如不倖邊功如閹竪不與政事乃十事中之兩大端爲唐治亂存亡所繫而薛訥則命以同三品擊契丹郭虔瓘則聽其募關中兵詣安西王晙則弗罪其誘殺突厥降戶此非倖邊功乎至宦者增多員數除官三品而高力士且以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自先天中時亦未聞寵任少替此非閹竪與政事乎旣不如所要說崇宜強諫諫不從則去位乃弗聞有然者則其初之始以堅帝命相之意益可見矣史稱其權譎而未明此亦譎以用其固寵之思而後之數於獻媚皆始進之一念

推之因以嘆史識之難而贊未免於失實也南宋李綱辭相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綱亦據其迹耳而用心忠誠過於崇有判若天淵者以故十事中僭逆僞命二議爲當日政刑之大而獨留中不出則直氣抗辭泣拜求罷必行其言而後已論崇者又借觀而明矣

僧一行

太宗於長樂公主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永嘉長公主以魏徵諫而止元宗於永穆公主出降亦有司資送如太平公主以僧一行諫而止二君皆能抑情以從諫美矣獨開元時輔佐號多賢才而克秉正直文德皇后嘆爲真社稷臣

者乃不復得之張說張嘉貞源乾曜諸人其進諫以武后之驕其女以取敗有待於浮屠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哉

潘好禮

自世有矯飾之行乃有沽名之議微論其沽也即稍有近名之念已非敦行之士矣此鑒別人物者不可不嚴然嚴何刻之失乎潘好禮史著其居官廉勤無私彊直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而斷之以世謂近名蓋以好禮有似故取高於俗流者然而準之中道儻所謂又其次者是耶非耶本其性分淸堅以制行刻苦故

能自奉齋苟之安如此且不自列階勳名心蓋已淡忘也近名之說而亦藉爲吹索哉乃使古者敦行之士幾君以一念之累而無以見諒於尚論之心傷於刻也臣 且因史所引以有深慨焉世之衰也。侈汰者之於節嗇。貪殘者之於廉介。唯諾者之於謇諤。詼佞者之於峭鯁。放誕者之於循謹。矜倨者之於謙抑。躁競者之於貞靜。附離者之於孑特。權譎者之於樸誠。類以爲沾沾自好。而卽不恤名譽之情。反以相稽。吠所怪也。雖孤行一意不惑浮言哲廼主持世道筆之於書亦不復推諸嚴氣正性與有自克之學而摭拾其說似屬公許則夫制頹波而中砥柱鼓芳風以扇

游塵尙安賴哉噫

韓休

史稱韓休爲人峭方不務進趨臣竊疑焉如誠澹懷榮利宰相亦任以時來豈尙垂念吹噓薦剡轉藉爲德報按之李林甫傳元宗以蕭嵩言將相韓休林甫因爲休請休旣相深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林甫由是遂進無論樹大姦以成唐室之亂而本於感佩之私比周阿黨則平日甖心當軸思得有力者之推轂可知而峭鯁異於蕭嵩亦以嵩寬博多可乃矯情爲訐直以傾嵩也其初固因宋易爲嵩所舉也史臣詎非舛辭又帝貌瘦於舊

太吉欲因以逐休而帝有吾雖瘠天下肥之語然謂蕭嵩嘗傾言吾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嘗力爭吾退而思天下寢必安乃爲之瘠者不在嵩而在休則乖四體順正膚革充盈之義此亦紀載者傻陳茂美不顧事理之不倖也

王忠嗣

古之君子以身許國國其身也國之安危卽身之安危國之存亡卽身之存亡是故思安其國則不計其身之危思存其國則不計其身之亡豈謀國之工而謀身之拙乎王忠嗣之爲將也持重安邊嘗謂不欲竭中國力以倖功名其策攻石堡城恐所得不讎所失雖因以拂主意啟讒口

遭廢黜而終不欲以數萬人命易一官此李臨淮所謂能行古人事也乃其傳贊以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而嘆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史臣何其失辭夫謀身者必非能謀國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要結傾附以求己之固君好官自我爲何恤國家之僨事而能謀國者必不復知有其身顧以謀國謀身較量工拙而吒之不亦謬乎

李林甫

嗚呼自古奸邪專國釀成禍亂而主聽爲其蔽欺莫之覺悟得終榮寵以沒牖下則天討所不加亦神理之謂何矣

李林甫為唐大奸非誅死不足蔽其辜尹起莘謂綱目特書其卒者著明皇護養姦回使之獲保首領之失信已然於書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則曰楊國忠誣以謀反非其實故不書其罪以譏之而劉友益亦有以甚國忠之論似皆未允夫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雖暫免刑戮而剖棺抉含珠褫金紫卒莫逃於數月之後即未如肅宗之欲焚其骨而揚灰亦少伸天下之憤以見神理之不誣故書之為後世戒也按林甫欲固己權利任蕃將領節度無入相之資故安祿山得專三道勁兵以蕩覆天下乘輿播越宗社塗炭則謀反雖非其實而反由林甫罪以反而剖其棺何

甚之有不然楊國忠亦激祿山之反而未實謀反者陳元禮以禍由國忠誣其謀反而殺於馬嵬驛何綱目不以殺非其實而甚元禮之擅誅乃以伏誅書哉

陳元禮

元宗奔蜀次於馬嵬右龍武大將軍陳元禮因將士之饑疲憤怒誣楊國忠與吐蕃謀反而殺之且不收除元宗以不得已賜貴妃死雖國忠貴妃有不可不誅之罪而無敢擅誅此王思禮請哥舒翰劾國忠至潼關殺之翰謂此乃吾反何與祿山事也元禮則乘危以作亂至使至尊不得庇一供奉尙不速決事且如何唐人詠其事者劉禹錫云

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此詩史也若杜甫之北征篇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亦謂歸美其君臣子之義而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毋乃使刼君者資以爲辭。而長後世之亂乎。且唐之再興由發馬嵬之日父老率數千人遮道請留太子東討賊此時卽國忠貴妃而在亦不能以中沮及卽位靈武而諸道殉國之志益堅固非以誅國忠貴妃有以振起人心而克施光復舊物之謀於成都也以活國許元禮則亦未切當時之事勢此少陵集中一大紕繆有害名義者

不可不辨

雷海清

安祿山將孫孝哲之陷長安也在廷諸臣無一以死節聞而受賊官爵於洛陽者且三百餘人矣雷海清乃以一樂工悲憤盡節於凝碧池以視陳希烈輩不啻銜杯上壽之舞馬耳或拜或舞之犀象耳靦然人面不知愧恥雖使脫巾徒跣列拜甄濟亦未必有以啟其羞惡之良也然君之何而至於斯極乎蓋自有唐以來亂三綱絕天理父子兄弟夫婦之義不著而君臣之間自非忠義篤於性生雖擯之於任沉於下僚而不以少懈其志如李憕盧奕顏真卿張許數

公其不齒人於禽獸也幾希嗚呼趙宋失國之際節烈之士史不勝書孝宗自謂家法遠過於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張巡

臣讀張巡傳至云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遺民只四百而已不禁撫卷而嘆巡之爲此儻亦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耶夫立國以爲民也而兵所以捍國之難以全其民者也至不得已而去兵而去食亦與民效死弗去耳何至食人以求不失所守尺寸之地乎巡之爲此以謂睢陽江淮

保障睢陽不守江淮必亡天下事不可爲矣豈顧與夫食人寧若全人啟天下後世之口哉又豈顧損數萬人卒全天下塞天下後世之口哉亶行其蔽遮江淮沮遏賊勢以報天子之心而已亶行其心而無所顧是之謂精誠彼三萬口皆甘爲所食而不叛非其精誠相感不至此也雖然當夫援絕圍急糧盡之際不棄城以圖存而與民俱餓死君子以爲義至正巡之爲此千萬古其可再之事乎

葉護回紇

春秋之世。外國而能憂中國之憂。如楚子之入陳圍鄭。吳子之伐楚救蔡。皆聖人之所許而不沒其功。回紇葉護於

收復二京灃水新店之功居多綱目只書廣平王俶郭子儀而不及葉護者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子儀副之此歸功主將之義回紇時與朔方安西南蠻大食皆爲所統例宜如安西節度李嗣業之職叙之分注尹氏發明謂不予回紇有其功按之春秋非其旨矣如不予其功前書不於將兵入援而削之哉或曰葉護旣有功而垂涎於子女玉帛縱兵大掠非廣平馬前之拜則西京已空非羅錦萬匹之賂則東京未厭其去賊爲民害幾何終於自隳其義故不錄是又不然克城之約肅宗實職其咎於葉護乎何誅

楊綰

古者取士以德行道藝之書道藝則後世文藝所昉鄉舉里選廢而設科目尚兼考其文行然文本通經實可措之事業行由立德實有裨於治化者已漸失其故矣至於隋唐進士明經則專論文藝而不論德行楊綰於代宗廣德元年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問經義十條對策三道中第者賜官出身有差其進士明經並停議取文行兼優頗可救偏補弊爲時所沮不行然雖行之而不求三代所以造士之方遠示之孝友信義廉恥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必不免矯情飾節囂遨聲譽而且有貲力者營求保舉保

舉又或以貴戚背命不能相遴者之漢世已往往類是顧安所得眞孝廉哉況綰亦嘗以舉孝悌力田無實狀而請罷之若孝廉而獨無其弊必不然矣至若問經對策胡氏寅以綰所條其詳不可見謂問經宜令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己見則附於後對策宜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勿問時事杜其諂諛其法至今行之而士子類皆預揣有司之所發問抄記舊聞巧求倖中與唐世帖誦亦何以異欲因以見習經之通塞習史之深淺弗可得矣惟後世制藝之興以代聖人賢人之言從滙萃經史浸灌義理而出用是以覘其心術品

概乃卽文觀行之法無何循習之士其志全是科舉雖於爲孝爲廉題之所有之義未嘗不言之深深亹亹而求其居家居官之際則反非爾又能無患爲紙上之空談乎若此者良由師道不立所以勸勉而程督之者但求可爲決科之利使之苟且趨時以沒溺其反之身心之意也夫懲鑑舉之弊不得不從考試一途以取士誠當逐逐科名之日不以得失爲心而以討論義理爲功本其躬行心得者以條達於舉業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斯文爲國華行爲席珍以應朝廷設科求賢之典其遇也無負於朝廷其不遇也不生其怨尤則豪傑之士乎

柳伉

代宗初立宦豎程元振用事忌害功臣方帥擕解吐蕃入寇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虜至便橋帝出居陝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馳告天下丁氏奉謂伉可謂忠言矣然稱魚朝恩戮力陝郡而有獨畱朝恩等語則是朝恩之黨其爲人不無可疑噫何讀史之鹵莽而輕議若是耶按伉請斬元振倂請悉出內使隸諸州而朝恩當衛兵離散之日以神策奉迎華陰帝深德之知獨有不得而逐之勢然曰內外離叛雖一朝恩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曰獨畱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則固明言

非任將相豈可倚朝恩爲安以破欲寵任之惑而請收其兵權復守門掃除之職使斷除一元振一元振復生之患也夫朝恩之卒驕橫震天下而潛圖不軌者由得專領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勢居北軍之右伉蓋逆計其禍而先事爲防矣謂黨朝恩可乎奉謂嘗讀其全文而全句究如未讀可發一噱

僕固懷恩母

僕固懷恩激於辛雲京駱奉先而反及鬪其子瑒爲下所殺人告其母母曰吾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因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

謝韭中此史所稱烈婦人也其曰戒曰訓汝不淺必屢爲開陳君臣之分而示以順逆利害之機所以遏其異圖者至切乃一作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則辭緩而病矣夫事君有大義豈視君恩厚薄以爲向背之心乎必非賢明婦人之見而提刀逐賊亦規爲一己脫禍之計耳拔雲京厚結奉先使言懷恩反狀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如得其情宜淚泣告以臣節之訓而託喻雲京誓同戮力王家以消嫌隙顧譏以若與吾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致奉先疑將圖己而遁卽具奏以反狀乎似此愚而且私知固非能明大義以切戒者也

渾瑊

郭子儀遣渾瑊拒吐蕃於宜祿瑊引衆據險設搶壘遏賊奔突宿將史抗等輕瑊去搶爲虜所乘遂大敗雖瑊爲主將。而敗由抗不用命。專行不獲。此泌之敗。宜林父請死而戮先穀。街亭之敗。宜武侯請貶而戮馬謖也。抗其可不誅乎。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不用命而不戮斯律失矣失律凶也瑊以爲己罪置抗不問子儀自任其失復用瑊以取勝胡氏管見謂瑊如欲斬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亦未可知似此不失律而反凶而軍政且有尚於姑息也不亦謬乎其稱美

責躬得已不誅抗之非自當別論

劉晏

晏之理財也。常以養民爲先。使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戶口蕃息。雖任機權。可謂賢矣。自古計利之臣剝下益上斂怨基亡國危而族誅卽唐之宇文融楊矜愼韋堅王鉷之徒歷歷不爽若晏則誠史臣所稱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與人不乏者。卒以楊炎證成庾準之誣。不得其死。君子亦哀以同於古之忠賢遭讒而受戮可矣。尙何所歸咎哉。胡氏管見乃執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禍生之論固深爲利國利家者示其

戒而以言晏則未為切當且謂史亦言廒頗疾之是必有說不知權貴篤以親故而無得親職事篤吏惟書符牒而不出納錢穀久典利權侵漁路絕此所以有疾之者耳若其所居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及簿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終服其潔己初無疾以自肥又何至鬼瞰其室而生禍哉長洲陳氏則謂放利多怨不必不利於下不利於私而後致禍夫利雖聖人所罕言然亦惡其專耳如使上下公私均蒙其利此亦自古治國平天下而愁怨之聲不作咏歌之盛以臻者也然則晏之不免於見殺者此晏之不幸也非晏之言利之有以賈禍也不然軍

國之形。未可或缺。財賄之儉。聖王不廢。而計司片地幾爲
仁人君子所不敢涉足。朝廷將安所倚辦哉。後之居是職
者。亦惟法晏之先於養民。無得累天下百姓而已矣。

史林測義卷二十二

臣　鄱陽計大受論

郭子儀

易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郭子儀有焉史臣裴垍稱以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胡氏管見嘆爲漢唐以來將相所難子儀以何道而能若是惟積忠信安義命也乃于垍又言其後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則駁以小人處富貴之所爲子儀之賢必不至此而方文正以謂此子儀之所以爲智也蓋威聲震乎外國功德加乎羣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

忌乎。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汚。使巧佞之徒。知己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爲可忌也。臣謂之二說者皆非所以論子儀也夫子儀位極人臣寵冠百僚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乃不矯爲廉讓處之君所固有而驕縱之念無一毫之生於其心自人見之則以爲侈窮人欲耳如謂託以自汚此漢蕭酇侯之客勸以消沮疑忌之譎智非純臣事君之道子儀而若此則無得於中爭應天之義而所以致不忌不疑者舉無足深取矣嗟乎上信君心亦感乎奸闒強虜再造唐室且烈於齊桓晉文而有不本於

忠精誠確一無人僞之貞豈易理也哉豈子儀也哉

段秀實

精忠勁節嚴霜烈日之士如段秀實顔眞卿者胡氏管見必欲爲其吹毛索瘢之論何哉抑亦言之不果嘗也其論秀實涇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奉天不知執羈靮以從而猶爲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按秀實以朱泚召議稱帝憤奪源休象笏擊泚中其額流血纚面匍匐走賊衆不敢動使非所約劉海賓不爲繼則遂泚已伏誅矣不克死之豈草草者若其不隨出奔志掃宮室以返鑾輿雖竟無成而討遏奸圖之警行在固重有賴休

敘泚僞迎天子以襲奉天時奉天守衛單弱且帝入盧杞言曰望泚奉迎賊將韓旻領鋭師馳往至必見襲此誠宗社危不容喘如秀實亦出誰爲謀救其急抑不猶爲司農卿雖使歧靈岳詐姚令言符而竊印未至何從倒用司農印追其兵還哉觀秀實所爲亦非不敏於赴幾者固不在能釋位以就從扞牧禦之義也胡氏則亦見之迂而未審矣秀實傳云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共圖泚令言自軍亂迎泚蓋一意從逆晝夜爲賊謀者而秀實陰相與結乎如果與結則欲追還旻兵不必有僞符竊印之事矣此殆史臣之誤入其名也

顏眞卿

眞卿仕歷元肅代德四朝雖至影迫桑榆不少懈其報國之心故嘗以正色公言見惡於元載楊炎盧杞諸奸誣劾貶斥至於七八義不顧身所志必遂而終爲杞陷李希烈反詔遣宣慰公卿失色拜命卽行在希烈所叱朱滔等使之誘以宰相責李元平之不能致命掘坎欲坑積薪欲焚多端迫脅而毫無所怵於心凡二十閱月卒縊殺之於蔡州嗚呼自平原倡義至此而乃有以畢公之志矣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南豐曾氏謂此足以覩公之大亦大其無所憾於重且遠者也管見稱其淸忠

直道顧以爲君非知已年逾七十而不致仕於盧杞有不相容之詰而觸其所惡鬭難以言智夫人臣固有欲立忠直之節而爲智所累者多矣智之一言無乃不足以訓況眞卿之誓志報國庶乎百年如一息者尚用此爲誚讓哉夫如眞卿者所謂從容就義難也其在蔡州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則未死有必死之心綱目書爲李希烈所殺劉氏書法以爲爲眞卿惜眞卿之死嘗於希烈僭號時尹氏發明以爲朝有老臣使爲賊所殺書法如此所以歸罪姦臣陷害之意臣按尹說爲正

李墡　史孝祥

左氏叙楚之討子南其子弃疾以嘗聞王泣告不敢洩命及父戮而死之乃以申叔豫之生死肉骨乎還子馮者合傳焉所以著弃疾平日不能熟諫之罪也後人亦遂援此以責李璀謂坐視其父懷光之成異謀而輸情於君雖俱死不食言亦何所救按璀於德宗之告以當委曲彌縫而有臣力竭不能迴之對夫豈未嘗以大義熟諫者。固不得以責弃疾者責璀也。但熟諫而不聽則宜繼以死抑不忍其父之足以危其君而密言於上之後則又可以死雖懷光剛愎忿戾不自還其類因以動哀思悔罪之萬一亦孝子之心也而必待父敗乃與之俱死乎其處死猶未盡耳至

於其父旣敗璀誠義無容生胡氏管見謂德宗而欲全之宜預諭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則懷光必使璀勿死而璀亦可以不死蓋晰義未精之論雖君父皆見宥而身負賣父之名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又文宗時史孝章者見父憲誠奸命泣諫以非痛洗濺竭節事上恐禍不旋踵父纔武不盡聽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乃稍憚其義卒爲所悟發出師討同捷而上書求覲焉噫君臣之義至而父子之恩亦無傷以視璀之力竭不能迴蓋有幸不幸也處人倫之變可以觀矣

李泌

李泌傳贊論肅代之不相泌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 臣謂肅宗固素重陰陽巫祝者王璵致位將相以言鬼神泌則何獨不爲之助因以進用哉夫泌誠賢者其相不相固存乎去讒遠色與否耳肅宗愛張良娣寵李輔國嘗與良娣博賜七琉戲欲遽使正位中宮泌皆諫止良娣由是惡泌而輔國又以泌親信疾之代宗時元載用事惡不附己載誅復爲常袞所忌二主雖欲相之有不爲讒妾中沮者耶若德宗之相泌則以楊炎盧杞諸奸既去內外無忌而譖之者帝亦服其言雖有時逆耳而無陵傲好勝之志夫豈常

持鬼神說爲之投合哉帝嘗語以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泌乃折以君相造命。不可言命。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論對精實。不崇虛誕。是知以怪自置而爲之助。其說近誕。葢泌嘗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無妻不食肉其子繁家傳又語多不經故言之者遂謬如此然當日之建白近正及善處父子兄弟間要自不掩也

韓愈

韓愈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綱目不書其監察御史之官者蒙上杖監察御史崔薳流崖州爲文耳孫氏

發明謂遂既以察官杖流君子可以見幾而作惜愈不能乞身而退遂以言事坐貶此為不書官之意非也又謂不得其言則去陽山之行不必往可也夫不得其言必未得罪。而可去則去耳。若既逢上怒而坐貶。豈亦有可飄然歸隱。不之貶所之義乎。唐書愈傳贊稱其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 臣 顧以為是誠篤道者而何以諫憲宗迎佛骨貶潮州乃因所處遠惡戚戚嗟嗟悴與死迫乞憐於朝而云臣當論述功德作為歌詩薦之郊廟東巡泰山紀封鏤牒奏功皇天獻諛媚以求回帝意視前此之辭嚴義正凜乎千古有生氣者一變

而奄奄如泉下人語乎陳氏淳曰韓公學無源頭如原道一篇亦可謂能見道之大用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而未密反身內省之功故自無所執守致後來潮陽之貶寂實無聊遂不覺爲大顛所動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論與朱文公略同然則哀謝一表亦見其無執守處也夫惟反身內省之功有所未密則浩然而塞天地之養有所未充雖一旦激烈於名義人主之怒可犯三軍之帥可奪而放逐不得志之日遂至憂傷病沮不能自振茅氏坤謂眉山潮州廟碑議論多漫然而史臣所稱臣亦不無間然也

德宗

華陽范氏曰德宗秕政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鎭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是固然已然推所以致弊則由於倒置賢奸其於君子不知其賢卽或見之而終不信其於小人不知其奸卽有告者而終不悟是故賢臣以猜忌不獲強國庇民以盡其用奸臣以親寵不顧名教掊怨以行其私乃弊竇大啟而莫之塞也如使信李泌陸贄蕭復柳渾之賢諫行言聽悟楊炎盧杞張延賞裴延齡之奸深惡痛絕豈不克終初政之清明而何乾綱不振邦本實撥之患哉後世人主有鑒乎此亦思德宗惟以強明自任故正直不及察而邪諛爲所蔽用是絕獨智之私袪偏聽

之慼而淸心以治之虛己以待之用人行政粲焉幾矣

段平仲

人臣之登對也忠君憂國至誠惻怛之心積之有素而朝廷之得失四海之利病斯民之休戚籌之已熟偪虛懷盡下之主固可隨事敷陳不同言有囁嚅亦豈礬惶自失於厲威以臨弗賜溫顏之延乎段平仲嘗謂帝聰明神武臣下畏怯自爲循默使我一旦得名見宜大有開納及以監察御史入對德宗正色問之錯愕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由是遂廢然史謂名由此顯以欲自通於上爲知所職而君不降而遽下喪夫所以爲上究其入告之本不

裕而客氣虛憍志無以帥溺職甚矣然則人君其尊如天固必屈己以來獻替而瞻仰扆營亦在道有前定以爲明目張膽之地也

柳宗元

文人無行自古所嘆柳宗元工文章而希速進諂附王叔文與韋執誼劉禹錫等定爲死友互相推獎僩然自得以爲伊周管葛復出也疾武元衡有守藉勢中傷及在禁近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莫測所爲大抵計助叔文迷奪朝權耳其行若狂君子恥之叔文敗遂坐廢退死於窮裔韓昌黎誌其墓謂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亦隱然見其黨同羣小規權遂私不知失於何底反不若斥久窮極能自力於文學辭章以顯耳然慨其道不行於時不知所謂道者伊周與管葛與甚矣其誣也至願以柳易播一事視嘗定爲死友如靴誼之負約爲異同致成仇怨乃獨於既窮時不以利害而義形於內斯亦足節取而昌黎之宜志感以風云

杜黃裳　裴度

元和元年劉闢之誅固宰相杜黃裳奏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以及指授機宜之力也憲宗褒其功乃不明善則歸君之義處之不讓其不生中主之忌心乎此所以不久

節罷為河中節度使也或據本傳通饒謝帝以其小節不修出之竊不謂然黃裳既卒御史追劾納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帝且念功不問如尚欲貸以裁制藩鎮而苛其潔白之小節忘其經濟之大略乎四年討王承宗任吐突承璀爲制將時譚忠謂往年取蜀取吳皆相臣之謀今不任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此乃天子自爲之謀將欲夸服於臣下洵推見至隱之論蓋自黃裳之不讓有以啟之則黃裳之不使久在相位豈非嫌有不讓而不復待以建事之權乎逮於蔡鄆既平裴度纂述上之憂勤機略請付史官或其取鑑於黃裳以善處功名之際然而不允所請信乎帝

之不矜不伐乎比而觀之而丁氏之論以矯情者乃不誣矣若度既歸美於上而旋罷爲河東節度使者則憲宗晚節任用非人聽皇甫鎛之黨陰擠之耳

梁悅

唐書孝友傳著張琇報父仇附載徐元慶以逮梁悅時議者矜之烈謂宜貸死正國典謂宜伏辜陳子昂剏爲誅與旌並行之論而柳宗元駁之若韓愈則亦仍存疑案臣按柳氏據公羊春秋傳受誅不受誅未論專殺而終疑必死之律雖云籲號不聞而非謂已言執事蓋與昌黎引經以議者皆未於禮經法令觀其會通之義也周官調人之職

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此公羊所本而朝士之職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明殺人非義得讎然非先書於士亦有罪此公羊所略論君殺臣故略書於士則士以聽于朝以議刑殺其殺之者有廹而非顓故無罪也禮檀弓記子夏問居父母之仇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夫市朝肆刑人之地而仇猶與遇則廹矣亦以知旣書於士故可鬬而求殺焉不然豈周官之說子夏未前聞而夫子不以爲訓哉如書于士而執誅之有同手刃則報之事成如書于士而或事洩反受其害則報之志亦成矣雖孤稚羸弱何不能自言而

惟伺敵人之便如昌黎所論乎然則書於士報仇之定制而殺人者死不得讎而殺得讎而顧殺非是則赦法與經為表裏者也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人道立王政肅矣

許季同

去亂歸國何有於妻子一戀妻子則即不能自拔汙濁之中以全名節許季同為西川節度韋皐府判官遇劉闢反棄妻子而歸雖他行事不概見而去亂之勇亦足與其兄孟容之方勁稱二難矣王氏鏊則以譏其為人非厚德君子蓋執居常之義而無見處亂之權非確論也

徐晦

京兆尹楊憑以李夷簡劾奏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慰餞權德輿謂將為累對以布衣時蒙其知奬今豈得不與之別有如公異日為奸邪譖斥又何敢爾德輿嘆稱之夷簡遽奏為監察御史語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論者莫不多晦之直而夷簡之公也竊謂正人君子遭讒遠謫而知遇之士不忍背由是及禍弗顧斯古人之節若夷簡之按憑雖緣私怨而憑實貪汙僭侈不法晦嘗為所善義當規止不聽則與絕可矣及其得罪亦但以意氣不為盛衰利害所移耳坐視其敗規止不聞負憑實甚夷簡之所見亦失雖然不以累而棄舊不

以忤而棄才如駒如夷簡亦可厲末俗感禍衷云

錢徽

錢徽典貢舉段文昌李紳屬所善不預而李宗閔壻蘇巢楊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因奏徽取士以私穆宗問紳及李德裕元稹皆以爲然詔王起白居易覆試黜巢等過半乃貶徽及宗閔汝士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敎子弟焚之按巢及殷士皆與徽厚宗閔又託巢於徽徽謂無愧特強顏自文耳且初得段李私書卽應白發至是始奏則前固納其請託而覆黜既多又何能假以自直乃詭附士君子之行

前唐書有時人多之之語而後書削之固當長洲陳氏以爲心事度量不愧聖賢趙田袁氏以爲泯得喪忘順逆進乎道而難能又皆無解於癡人說夢之嘲矣若微獨不如二人請者時德裕宗閔其隙已成文昌爲德裕父所擢士德裕積紳又三俊相結而徽善宗閔不欲引德裕黨故抑之然則後之各爲朋比更相傾軋固由徽徇門戸之私不顧國家之公啟下流於方濫致狂瀾之莫挽也得不爲罪之魁乎

崔發毋韋

鄠令崔發鬪五坊卒毆百姓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

敬宗怒收發繫臺獄會大赦與諸囚立金雞下而中人數十持梃擊發幾死詔復繫之發初不知其中人非有不敬之罪況爲令借天子百姓安可罪此裴晉公爲言於憲宗以釋下邽令裴寰不禮五坊使搆出醜言之獄也奈何當日無或援裴之說以進諫者然李逢吉謂誠不敬亦權辭以解帝怒耳帝因逢吉言并及其母故窂相韋貫之姊憂發成疾乃命中人送歸且慰勞其母母爲韋泣謝天子赦宥之恩可矣而何對中使杖發四十也是則示以儆發不敢爲百姓忤中人隱巧復命勿奪其官豈所以敎忠哉陳氏謂崔母亦賢殊失之也

李德裕　牛僧孺

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劍南節度使李德裕見爲西川要扞受之具奏其狀文宗以宰相牛僧孺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詔還悉怛謀歸其城司馬溫公謂德裕所言者利僧孺所言者義以定其是非胡氏管見則以維故唐地義所當取其約我以盟此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信僧孺以小信妨大計而司馬之言爲過按維州自武德七年置以處白狗羌羌亦尋叛而降爲羈縻州者屢矣羈縻則貢賦版籍不上於戶部初雖屬唐臣叛不一廣德元年遂沒吐蕃至是垂七十年未可

執祖宗土宇以論卽不然未盟之先應與約還侵地如夾谷之會孔子必返鄆讙龜陰之田苟不獲約不當與盟既盟而定疆埸則維固吐蕃之維州安自長慶初交盟至是十餘年修好使無虛歲烟火之警不聞則亦非同永泰大曆間之果要盟無質者可以爲小信而弗顧乎使如德裕請而不歸其城時贊普雖病不事不能抗中國儈孺所謂以萬騎至咸陽或非其實而怒氣亘餅邊候不復晏然以披掠一方之險挑釁連兵國家之大計亦安在也牛李是非之辨宜仍從司馬或曰德裕告武宗以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則是吐蕃已先敗盟臣謂此史臣曲爲

德裕緻案之辭以壯騎屯魯在將盟時此前一年固未有其事德裕敢以欺上吾不信也瓊山邱氏以爲德裕處置失宜如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恐怛誅可不遭慘毒以沮歸附之心豈當日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箸詔嚴切竟令執還之語未之見乎抑可終違詔令而不執送之乎又其論僧孺之失在報私怨蓋本舊史然僧孺心即不直而事非償公論者要當平情以爲折衷焉